

雷鸣探案系列小说

中国的
《福尔摩斯探案》

老骗手

翼浦 著

犯罪有许多工具，而谎言适用于一切犯罪。

—— 保罗·霍尔巴赫

大众文艺出版社

雷鸣探案系列小说

老骗手

翼浦 著

大众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老骗手/翼浦著.

—北京:大众文艺出版社,2003.5

(雷鸣探案)

ISBN 7-80171-254-4

I. 老…

II. 翼…

III. 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2)第 096901 号

老 骗 手

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甲 1 号 邮编:100007)

廊坊人民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 12.125 字数 291 千字 插页 2

2003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 2003 年 5 月河北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-10000 册

ISBN 7-80171-254-4/I·191

定价:20.00 元

版权所有,翻版必究。

大众文艺出版社发行部 电话:84040746

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甲 1 号 邮编:100007



翼浦

自序

一个多世纪以来，侦探小说以其特有的艺术魅力吸引着世界上的亿万读者，经久不衰。

中外侦探小说作家中，不少都有自己全力刻画的中心人物，如福尔摩斯、波洛、梅格雷、罗宾、霍桑等，其作品大多形成颇具规模的系列。《雷鸣探案》就是斗胆地步着名家之后尘而创作出来的。

《雷鸣探案》系列小说均为第一人称写法，以“雷鸣”（我）为中心人物，意在塑造一个当代中国“智能型”、“侦探型”刑事侦查员的艺术形象。

《雷鸣探案》是“小说”，不是侦探故事，因为它十分注重人物形象的刻画；也不属于公安文学，因为它并不着力于警察自身生活的描述；与纪实之作也有本质的区别，因为它充分运用了“虚构”和“塑造”等艺术创作手段，竭力反映基于生活真实之上的艺术真实，源于生活且高于生活。

《雷鸣探案》力求情节曲折迷离，最大限度地增强悬疑性，做到案情真相在意料之外而酿成犯罪的动机则在情理之中；同时，它力求真实深刻地再现当代中国的社会生活，刻画出不同阶层人们的时代心态，着力挖掘各类犯罪深层的社会因素和心理因素。

《雷鸣探案》追求的不是新闻性、轰动性、时效性，而是持久的感染力和生命力。

翼浦

人物名单

- 雷 鸣——男，20 多岁，刑警侦查员，即“我”
麦 鸥——女，20 多岁，助手、搭档
王 川——男，30 多岁，痕迹检验师
龙 翎——女，30 多岁，法医
队 长——男，40 多岁，刑侦队长
白 玉——女，20 多岁，专职内勤
庞 龙——男，20 多岁，队友
尹大麓——男，20 多岁，队友
盛 昊——男，30 多岁，队友
童 心——女，20 多岁，恋人

目 录

西归的孔雀	1
难兄难妹	21
迷离的绑架	50
老骗手	95
掌门人	131
卧底	172
无罪的毒杀	308
怪症	351

西归的孔雀

1

我被扯进这桩人命大案，是因为死者公交月票的背面记着我的电话号码。

“我是铁路公安处，”对方粗声横气地喊着，急火火的，“请问你的身份、姓名？我们有事相求。”

为追查破案线索，急迫之时，我也常以这种近乎粗蛮的口气向人求援。

他肯定是有关乎人身安危的重要公务，既然我已经被认定是知情者，哪有不全力支持的道理？何况我又是警界同行！

“我叫雷鸣，和你是同行……”

“哇，你也是警察？我算是得天之助喽！”对方情致盎然，“一具女尸丢在铁道旁边，你明白吧？我们查遍全身，也没找到能证明身份的物件。惟一有价值的就是你的这个电话号码，在裤兜里找到的，写在通用月票的背面。”

“要我做什么？”

“辨认尸体呗。死者身份一查明，真相大白，还有何难？”

这位同行可真够浪漫主义的，真相大白，谈何容易？死者是谁，我还未必认得出呢。我的电话号码绝非秘密，知道它的人多如星汉，但是，大都是萍水之交，近乎陌生者甚多。

赶到车站时，给我打电话的那位二级警督，正在会议室里



主持着情况分析会。

他把一叠现场照片，排在我的面前。所摄十分清晰，尸体俯卧在铁路路基西侧下面一条干涸的排水沟里。她脸朝地面，是谁，我当然认不出。

人们在喷云吐雾，大发宏论。

“脑后的重创是致命伤，死者是被人用钝器打死的，这恐怕不会有什么疑义。”

“不过，现场上没见有死者的鞋痕，那里不会是杀人现场，肯定是移尸。”

“移尸，背着、扛着肯定不成，总得借助运输工具，汽车、马车，至少也得用自行车……”

“不，不会吧。现场附近根本没有行车的路，再说地面上也没见有车轮的痕迹。尸体在铁路旁边，肯定是从南行的客车上抛下来的。”

“此话有理。杀人现场肯定是在列车的车厢里。”

“车厢里杀人，合适的作案地点实在难找，到处都是眼睛。哪儿最封闭？只有软席卧铺。”

“乘务员小屋，就没可能？”

“乘务员杀人，倒是有先例。”

“卧铺和乘务员室都在车厢东侧，从那儿抛尸，怎么会落到路基西侧去啦？”

“莫非是从西侧窗口抛出去的？不可能。西侧是过道，案发时才10点多钟，恐怕还有不少乘客坐在过道聊天、观景呢。”

“邮车、行李车、守车、餐车，西侧可都是有窗口的。”

……

议论了好大一阵，那位警督才拉着我去停尸间辨认死者。



我被簇拥到临近尸体的最前沿。人们围拢着我，众目会聚，鸦雀无声，显然，我确实成了“真相大白”的惟一希望。

还用辨认吗？那张俏美的脸，虽然已被摔得伤痕斑斑，但眉目依然清晰可见。

我总算没辜负同行的期望。

“她是个傣族姑娘，在‘傣园’做导游小姐。这几天，我正悬心吊胆地等待着她的电话呢。”

警督递给我一张车票，是直达昆明的“特快”，铺位是13厢9号中铺。

“在她衣兜里找到的，”警督很是狐疑，“会不会有诈？”

“估计不会。上个礼拜，我去傣园看她表演孔雀舞，她告诉我，很快就要回云南。”

身份已明，我观察、思索、构想着发案过程。

她衣着短少，一件索系领米黄色露背的针织背心，遮盖着前胸和腹部；一条超短牛仔小裤，紧箍着纤小的臀部。体表粘附着污秽的灰土。袒露无遗的两肩、两臂、后背、大腿、小腿上，布满轻度的搓擦伤痕，无疑都是跌落时被路石、野草磕碰、划刺所造成。

那位警督指着死者的脑后，要我看。右侧颅骨上有两处条形瓣状创伤，伤势之重，足以致命。伤痕轮廓不明显，受力面积较大，致伤物估计是长形圆棍之类钝器。

受伤的部位和作用力的角度，与死者自上而下的坠落方向不一致，不会是下落时磕碰形成，肯定是坠落前已有的。

“有何高见？”警督在考我。

我严肃地用着讨论的口气：“先杀死而后抛尸，是吧？”

“真是英雄所见……”

这不是夸赞，是表示同意。我补足了他的意思：“所见略

同？”

“当然，”那警督提出个新的议题，“说实话，对作案动机，我们还一无所知。”

女孩儿身遇惨祸，十之八九是因遭奸而被杀，可她穿着严实、正常，没见有丝毫被强奸的迹象。

“戒指和项链不见了！”我终于有所发现，“肯定是戴着。上次在傣园，她还让我欣赏了一番呢。据她说，戒指是从泰国买来的，项链是从缅甸买来的，罕见得很、昂贵得很。”

我的发现惹起了人们的议论。

“难道是图财害命？”

“车上的小姐们都戴戒指、项链，干吗单单抢她的？”

“命不好，碰上了呗！”

“恐怕不一定是图财害命。先杀人，再顺手牵羊，也不是没有可能。”

……

应那位警督的要求，我向各位同行不厌其详地讲述了我与死者结识、交往的过程。

2

她生长在大西南的边陲之地。

去年，怀着对傣家风情的好奇，我和童心辗转到了她的家乡，那儿是我俩假日旅行的最后一站。

她站在路口，妩媚地笑着上来把我俩迎下汽车，引进村寨，领到一座气宇轩昂的竹楼前，那里会聚着来自八方的众多游客，肤色各异，笑意皆浓。

她平托着银盘，前来给我俩敬酒，而后又端来了香竹饭、



毫咯素、毫烙粉。

喜气正盛之时，她换上一身翠碧色孔雀舞装，踏着流云般的旋律，翩翩然出现于众座之前，在丝竹管乐的伴合下，跳起了婆娑多姿的傣家孔雀舞。一会儿引颈颌首，一会儿扭肢高踢，镶嵌着无数片金叶的绿色长裙，随着她的舞动，一会儿展开、一会儿扬起，真如林地间楚楚动人的孔雀一般。那舞姿婀娜含情，难于言表，令我想起白居易的描绘：“小垂手后柳无力，斜曳裙时云欲生。烟蛾敛略不胜态，风袖低昂如有情。”

卸妆后，她又来关照我俩。她说，她是导游小姐，在为娥美旅游公司工作。

“你的芳名？”童心问。

“孔雀。”她说了句傣族语，而后翻译成汉语又说了一遍。

“有什么含义吗？”童心很好奇。

她抬手一指西边的竹林。

那里的草坪上，有只金碧耀眼的孔雀。正迎着辉煌的朝阳，展示着它那锦缎般的彩屏，最得意时，还猛地一抖，斑斓的羽翅唰唰地一阵乱颤，发出嘎嘎的响声，闪烁出眩目的金光。

这位名叫“孔雀”的傣族姑娘，真是情炽意热，相处仅个把小时，便已依依难舍。

“今晚到我家去住？”

我们正想去寻个歇息之处，可到她家里去，无论如何是不适宜的。

孔雀姑娘看出了我的顾虑。

“噢，我没说清。我家开了个旅馆，叫‘青竹客栈’，”她返身指着背后一片丛林，“穿过那个林子就能看到。我爸我哥都在家，就说是我推荐去的，保证优惠。”



到美湘河边看过龙舟大赛，已是疲惫不堪。按照孔雀姑娘的指点，我们找到了绿色掩映下的“青竹客棧”。

没想到，投宿的遭遇十分令人尴尬。

竹楼下有个干瘦如柴的小伙子倒靠在树墩上。容色枯槁，两眼微开，目光呆滞，神情恍惚，嘴角淌着口水。

“病人？”童心很好奇。

“癯君子。”我判断着。

他发现我俩，吃力地仰起脸，呆望着，举起右手，伸出四个手指。同时，把左手的食指和中指放在嘴唇边，吸着气，做了个吸吮的动作。

“他想吸，”我小声告诉童心，“可是没有。”

“干吗伸四个手指？向我们讨钱，要40块？”

“不像，估计是在讨‘四小姐’。”

“什么？”童心不懂。

“是四号海洛因。”

我向那人摇摇头，表示爱莫能助。

童心大声喊着：“是孔雀姑娘要我们来的。”

“我妹妹的客人？”他嘴角微微一翘，显出些笑意，抬起右臂，指了指楼上，“请。”

我俩登上竹楼，见竹桌旁坐着一位面目黧黑的老汉。

“都听到了，我女儿推荐来的客人，理应厚待……”

刚说两句，他便剧烈地咳嗽起来，把头仰靠在椅背上，额角冒出汗珠，两串浑浊的泪珠从脸颊上滚落下来，流向那沾满污垢的脖子。咳嗽停歇后，他用干瘪的两手，抹了把脖子上的眼泪，说了声“请坐”，而后，急匆匆爬上铺满稻草的橢木床，从床头后面端出一个铁盘，放在枕头旁边，侧身卧下，划着火柴，点燃一盏通体油污的白铁油灯，操起钎子，挑出一块沥青

样的黑块。

“鸦片。”我小声告诉童心。

老汉抽出烟枪，烧熔黑块，放在枪上，嘶嘶地吸起来，两腮一瘪一瘪的，鼻翅一阖一阖的，像个剧烈发作的哮喘病人。吸进几口以后，额头上的虚汗全然消尽，目光如炬，满脸生气，与刚才相比判若两人。

“想投宿？”他呵呵乐着，“对不起，我这儿没有双人间，只有两大间客房，男女分住，客人不多，十分宽松……”

说着他下了床，引着我俩去看女客房。

童心只瞥了一眼，便退出来，噘着嘴，摇摇头，嘟囔着：“我宁愿在路边坐一夜……”

我明白了，“客栈”是专门接待过往客商、脚行的。随来随走，只休一夜，长连床铺，任意躺卧，卫生设备，根本没有。

怎么办？

“北京客人到了吗？”

正在无奈之时，楼下传来脆生生的女声，是孔雀姑娘在喊。

“您老真糊涂，怎么带客人去那儿？又脏又破的，人家能睡吗？”她顺着竹梯爬上来，大声责怪着自己的父亲，“要知道，人家是北京来的贵客，不是做工、赶脚的乡下人……”

“你就不该引荐人家上咱这猪狗地儿来！”父亲气恼地反唇相讥，“咱这设备，能接观光客吗？”

“帐篷，有么？”

童心出了个主意，想借以摆脱这尴尬的局面。

“唉，那怎么成？我们这儿野兽、爬虫遍山满地，神出鬼没的，还偏偏都爱夜里出来找食，”孔雀姑娘打开大柜，拉出

两团花色斑驳的东西，“我早就替你们俩想好了主意，睡吊床，喜欢吗？”

专好追求野趣的童心来了兴致：“往两棵树之间一拴，悬在半空中？”

“对，悠悠荡荡的，舒服得很。”孔雀姑娘双手摆来摆去，做着悠荡的动作。

睡吊床，很惬意，我又一次回到襁褓时代，享受到了摇篮之乐。

3

孔雀姑娘一直在悉心关照着我們。

“欢迎你到北京去玩。”

快要离别了，童心说着客套话。

“我正要去呢，”她朝身后自家的竹楼瞪了一眼，“我那不争气的爸爸、哥哥，你们都看见了吧？把起早贪黑积攒起来的几千元家当，抽得一干二净，我妈整天掉眼泪。我得离开他们，下了决心，要上北京赚钱去。”

童心亲切地抚着她的肩膀，真诚地表示着救助之意：“到北京，找我们去，一定设法帮你找份可心的活干。”

“不，用不着麻烦你们，我们娥美旅游公司，要在北京搞个度假村，叫‘傣园’，我已经应聘去做导游小姐。反正我得抓紧时间挣钱、发财。”孔雀姑娘转头望着我，眼睛闪出奇异的亮光，“唉，我不会猜错，你是警察，对吧？”

她怎么没头没脑地蹦出这么一句？我是来旅游的，没着装，没标志，也没说什么与警察有关的话，即使是世上最精灵的神探，也绝不会认出我是个警察。她一定是在使诈，若是这

样，就势必藏有秘不可测的动机。

真实身份非但不能暴露，我还得设法探出她那可疑的用意。

孔雀姑娘的猜测引起了童心的好奇，她比我幼稚得多，我正要矢口否认，她竟默认下来。

“你是怎么看出来的？”

“他电话本的封皮上有个警徽。”

她一个蹩脚的侦探。用物上印有警徽，它的主人就是警察？推理过程真是再愚不过，遗憾的是，她的结论并没错。

“就你嘴快。”我嗔怪着童心。

“心直口快，有什么错？”孔雀姑娘替童心打抱不平，指责着我，“怕我知道你是警察？为什么？我正想交个警察朋友呢，特别是北京的。”

“北京警察特殊？”我很莫名其妙。

“对，是特殊需要，当然只是对我自己。要到北京去闯荡，没个警察朋友可不成。”

我还是没明白，她的话似乎藏着半截。无是无非的，干吗非要结交警察朋友？

“要我们警察提供保护？”我故意胡猜着，“一个孤弱女孩儿在外闯荡，倒也需要……”

“我可是既不孤也不弱，雄心、胆子大得很呢，”她否定着我的说法，“要想发大财，总得有个警察做后盾吧？”

天啊，他要警察做她发财的后盾！我浑身荡着凉气，莫不是要我做她违法谋财的保护伞吧？我不敢再深问。

“噢，怕我沾你的光，给你找麻烦，是吧？”她连摇头带摆手，“不，不会的，请放心吧，我可是最讲义气的……”

“别，别误会，”我忙否认，语气比她更坚定，“我也是最



讲义气的！”

其实，我仍是没弄明白她的用意。

“信不过我？我说过优惠你们，是吧？咱说话算数，青竹客栈的宿费，一文不收，”孔雀姑娘挑着拇指，一副豪爽神气，“除此而外，还可以提供其他免费服务，比如代购车票……”

“不，那就不必麻烦啦，”我真想快点儿摆脱她，“我们可以自己到车站去排队，反正还有时间……”

“排队？想的倒挺好。你们还不知道吧？直达北京的车票，今天上午就卖光啦，一周之内，你们甭打算离开这儿！”

“可我们最多只能再待一天……”童心嘟囔着。

“接受我的免费服务吧，”孔雀姑娘异常自得，“我自有办法，想什么时候走，请吩咐。不出10分钟，准能把票送到二位手里。”

孔雀姑娘果然有神通。

离开那天，她领着我俩径直进了车站，跑进票房，找来个小伙子。

“介绍一下，我的同学。”

小伙子上来与我握手：“我叫巩龙。”

“恐龙？”童心没听清。

“是‘巩’，左边是‘工’，右边是‘凡’，”孔雀姑娘用拆合法作着注释，“名字太怪，是吗？他是景颇人。”

寒暄几句，巩龙重又返回票房，一眨眼的功夫便买来了两张直达北京的“硬卧”。

告别巩龙，孔雀姑娘送我们去候车室，边走边介绍着：“巩龙现在是站台检票员。要是两个月前就更方便了，那会儿他是车上的乘务员，可以一直护送你们俩到北京。”

我笃信“滴水之恩，当以涌泉相报”的交友之道。孔雀姑